

帝国主义公妻制的网络形式与自比“禽兽”的嫖客

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

红花烂漫

25年1月21日

“动物在自然界自慰的现象是存在的稍微高级点的例如海豚还会用别的动物当飞机杯海豚会进行不以繁殖为目的的性行为，甚至会以喙部摩擦生殖器来自慰。此外在海豚中也观察到了同性性行为。

……公元前4000年马耳他古庙的泥人中有一个描绘了一位女性在自慰。

……据记载，古苏美尔人对性采取较宽松的态度，对他们而言，自慰不论独自或与伴侣一起进行，都是提高性技巧中常用的技术。

……男性自慰的情景在古埃及的图像中更为重要。当神进行自慰时，它被认为是一种具创造性或具魔法力量的行为。创世神亚图姆被认为是经自慰射精而创造了整个宇宙：神话中他通过向手射精，再把精液放入自己口中射出的方式，创造了第一对子女休（shu）和泰芙努特（tefunt）”

当我们在批判色情和帝国主义的手淫文化的时候，有一类人却去拿着动物与自认为的原始人来说明，仿佛因为人和一些动物都可以取得快感，动物的行径便化作了人的行径，人和动物是一类东西了。

事实上，如果是把人和动物是一种东西的话，这里的人只是超阶级的脱离社会运动的，在费尔巴哈哪里存在的人，即使是原始人类也已经是社会运动和劳动改造了，不是动物。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充分说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古希腊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阶级社会了，这篇文章也根本没有把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区分。说什么古埃及的这个奴隶制社会时期，“创世神亚图姆被认为是经自慰射精而创造了整个宇宙”，“他通过向手射精，再把精液放入自己口中射出的方式，创造了第一对子女休（shu）和泰芙努特（tefunt）”这不过只是描绘的在古埃及社会时，奴隶主这一阶级的腐朽和糜烂的生活面貌，作为压迫者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作为占有奴隶的压迫阶级，不仅仅是在奸淫被压迫的妇女，同时为了追求刺激的淫乱需要时也必然会采取手淫作为自己糜烂生活的补充——完全是反映了他们脱离劳动成为了奴隶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的写照，而“创世神亚图姆创世神亚图姆被认为是经自慰射精而创造了整个宇宙”也不过是他们这个阶级的糜烂生活在观念和宗教上的反映罢了。

反对派又接着说什么，“动物会，黑猩猩也会那人大抵也是会的”这并不能够证明自然界的动物自慰和社会运动的人类的自慰是一个东西，这就把人降低到了自然界的地位，是沦为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人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不可能脱离历史和经济的范畴去讨论的，是由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结成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在经济关系的不同地位又决定了一个阶级占有另外一个阶级的社会剩余劳动，形成了的阶级关系实现了经济地位的剥削阶级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统治者，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脱离了生产和占有了另外阶级的劳动，而愈发的腐朽和反动起来。同时又会用他们这个阶级的腐朽、反动的世界观去改造整个社会，将他们的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并灌输到被剥削阶级的这里。

显然，动物进行的手淫活动和人类进行的手淫活动完全是两回事，是由不同的物质运动方式决定的。动物往往受到他们的生物本能驱使，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够违背生物本能是被本能所推着走的。哺乳类动物在春天来了就要大规模的交配，尽管这会让它们痛苦；高级一些脊椎动物还能够感觉到性快感，因而也会通过一个手段让自己“舒服起来”，但

是他们不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类进行手淫或自慰，则完全是另外的一回事了。无论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因为在劳动中已经产生了意识，过去动物的生物本能在人类的社会劳动中已经得到了改造，由于人类在和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改造着人本身，使得人和动物彻底区分了出来。当动物还在被生物运动支配着进行按照本能生存时，人已经可以在生产中由于认识到了客观规律以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改造客观世界，他们已经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够理解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像生物一样再被本能所驱使。“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人。”然而，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不是随随便便来自于什么其他的地方，而是来自于人在从事一定社会关系时进行的实践，人的思想和意识也完全来自于社会上的物质关系，而人的思想也不过是这种处于一定历史和社会范围内的物质关系以精神的形式反映。

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现象，既然自慰是一种社会的产物，那么就是由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决定的，是不可能脱离历史和经济的范畴去讨论的。这些人故意拿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混淆了起来，将超越社会历史和经济关系范畴的抽象的自然人和社会人混淆。用大猩猩、海豚甚至是婴儿的生理反应说明什么人从事手淫是由于他们无意识本能，实际上这就是取消了人类社会这一作为物质运动的高级运动形态的特殊的本质，是说明人的活动仍受到生物本能支配，而不将其看作是社会的产物，实际上就将从事于手淫的人贬低到了动物的程度。动物的活动是受到本能，人的行动却是受到他们的思想支配，如果生殖器和本能够决定人从事手淫，也就等同于思想中促使手淫的想法和冲动是来自于他们的生殖器而非社会存在，这不就是在说明下体可以决定人的世界观，可以决定和支配人的行动。如果人真的是这样的存在，那岂不是和畜生无疑了吗？按照这种观点，思想已经不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在头脑的反映，而是像他们鼓吹的那样，人的意识和人的一切行为是由人的下体所支配的。这样，日军和纳粹法西斯主义野兽的兽行，我们便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原来这些野兽是无罪的，他们只不过被他们的下体支配了而已。为什么当我们把讨论的范围超越了手淫，进入到“生物本能的强奸的领域”，仿佛一下子他们就不愿意承认下体决定论了呢？这不是显而易见，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手淫活动辩护。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完全明了，人的手淫和自慰是区别于自然界的动物行为的，是一种根植于一定的历史经济范围内的现象。这种行为与社会上的其他一切行为，是受到社会的矛盾运动支配的，是进入到人压迫人的社会以后才形成的。正如这篇庸俗文章所讲的那样，男女手淫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如果我们抛弃了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必然和这些下体决定论者认为的，是人的动物本质决定的。恰恰相反，人类社会漫长的手淫历史，其实与人类分为两大阶级是脱不开关系的。

正是原始公社的解体，部落内部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被社会上的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丈夫对妻子的所有代替。由于整个剥削阶级把持了社会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又成为了全体降落在奴隶的主人并占有了奴隶的近乎全部的劳动成果，成为了社会上的寄生阶级。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必然会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切需要而活着，或者说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一切为了个人的需要。因而，当奸淫妇女取得的巨大的性刺激和手淫带来的性刺激是相一致的，那么必然也要从事于这样的手淫活动，或者是压迫阶级在对妻子实行奸淫的补充。然而整个奴隶阶级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的近乎全部的劳动时间都是给奴隶主创造剩余劳动。整个奴隶阶级的女人可能被奴隶主作为奸淫的对象，而男人则一辈子作为“只会说话的工具”每天连一口饱饭都不一定能吃得上，性生活更是鲜少的，并且是“乏味”的，更不可能将手淫作为他们的性活动的补充。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手淫现象仍是流传于地主阶级这一继承了奴隶主们荒唐度日的生活作风，奸淫和嫖娼无恶不作，并在整个社会建立起来了服务于自己奸淫和刺激需要的庞大公妻制——妓女集团以供整个地主阶级玩乐。整个妇女的地位是和剥削阶级的奸淫需要是相关的，手淫的活动也是与奸淫妇女或不得时的恶劣补充，手淫作为想象中的奸

淫活动，才子们也有佳人不归的时刻，他们要么寄托于妓女的替代要么是想象中的奸淫，进行现实的裤裆里面的“琴瑟合鸣”。

到了如今，最为反动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中国妇女的命运伴随中国革命的命运一同跌入了低谷。曾经撑起“半边天”的伟大的中国劳动妇女伴随修正主义的复辟，也就不免要遭到他们的奸淫和压迫，走投无路的女工和被猎艳的失足女子被官方背景的卖淫资本家操纵，首先服务于中修高官和投机成功的暴发户和“成功人士”。于是，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色情活动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资产阶级公妻制的社会关系。现在，这种公妻制关系不仅存在于会所、红楼……还衍生出来了它的网络公妻制的形态，甚至于网络公妻制已经由于各个垄断资产阶级视频平台的疯狂蔓延，逐渐将未成年和幼女等等开始纳入他们的经营范围。从视频平台的低俗擦边，到个人的色情图包和网站上的色情淫乱视频的拍摄，乃至现实卖淫和色情的动漫表现，网络公妻制达成了现实公妻制所没有达到的成就。视频平台的物质刺激的利诱引起的公开擦边色情不断试探和降低大众的底线，这不仅使得公开的擦边色情为暗藏在其中的网络妓女出卖视频与图包提供了汪洋大海般的保护，还使得公开的视频擦边将更多的心智幼稚的少女和幼女也纳入了擦边的行列。隐藏在 b 站、抖音、快手等各个资产阶级视频网站背后的个人图包视频式的网络妓女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使得低龄化的同时，这些女子在他们成长的同时建立起来了出卖身体以谋取利益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低龄妓女从网络走向现实，又从现实的奸淫被拍摄再次走向网络。于是，得易于发达的网络技术，根植于经济关系的妇女地位和帝国主义色情文化的泛滥，使得网络妓女的数量以远超现实妓女的数量持续增长着。

网络公妻制不仅产生了一方的网络妓女，给她们甚至是一般女子灌输符合嫖客奸淫需要的性奴思想和杯水主义思想。在这时候，资产阶级公妻制思想也不过是两种形式的公开卖淫，这一公开的资产阶级把女性当成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公妻制，认为女性是被整个资产阶级相互诱奸、相互玩弄的这一最反动的社会关系在思想中表现，通过了网络的形式灌输给全社会的一切阶级。而是这一思想在不同阶级，不同性别的表现形式还是不同的，在资产阶级父权思想严重的人看来，女性就是性工具和性奴隶，因而把每一个女性都当作是诱奸的对象。在遭受到公妻制思想灌输的女性中则表现为，将自己看做是供资产阶级发泄欲望的奴隶，把自己的身体同样看作是赚取生活资料、谋取物质条件的生产资料 and 工具。尤其在资产阶级的婚姻关系这一长期卖淫，和作为资产阶级婚姻关系的卖淫补充的社会公开卖淫的女性，都无时无刻不在她们的实践中被灌输和加强自己是卖淫工具的事实，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婚姻是法律保护的长期卖淫，妻子卖淫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丈夫，而卖淫业则是不受到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公开卖淫给整个资产阶级。可即使在第一种法律保护的卖淫业中，女性也是被资产阶级丈夫相互出卖、相互玩弄、相互诱奸、相互把自己占有的妻子当做玩弄他人妻子的筹码。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到的。

同时，这种衍生于现实公妻制的网络公妻制，又使得另一极的嫖客数量与日俱增。现实中的奸淫妇女和淫乱的形式都可以找到它的网络形式，资产阶级的公妻制思想得以借助网络的手段日益被灌输到每一个从事网络活动的人。而这也必然带来一个结果：他们在观看和阅读侮辱妇女和擦边视频的同时，接受着为了满足个人的色情喜好而奸淫妇女和侮辱妇女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又给从事网络公妻制的资本家带来了流量的收入，驱使资产阶级不断注入扩大网络公妻制的野心。公妻制的网络形式只有思想的灌入，却没有具体的奸淫，抓心挠肝地看着视频中“美妙的胴体”、色情的动作与男女裸体的媾和，这些人又何尝不想自己作为主角进入视频和图包之中从事奸淫活动呢？于是，奸淫而不得、强奸而不能地灰心丧气，便转化为了幻想中的“纯洁”恋爱和裤裆里的手上动作。

因而，可以肯定的是网络公妻制必然导致手淫成为整个帝国主义文化最腐朽的社会现象而日益普遍起来，和从事网络妓女年龄的日益减少一样，从事手淫进行着虚幻的裤裆恋爱的

少年们也在降低年龄的同时取得了网络嫖客的身份。这种嫖客的奸淫是想象的，行动是就是愈发普遍的手淫，这便构成了特有的帝国主义手淫文化了。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认为，手淫是下体导致的呢？其实也是在于接受公妻制思想灌输越严重的人，因为他经常性的从事手淫，越是容易导致自己有关生殖器的神经的活跃，刺激着生殖器的神经活动经常性活动，久而久之就会使有关生殖器的神经日益活跃，从而产生出来了一种假象，下体一有感觉自己就受不了要去找个片子“冲一发”，仿佛是下体操纵思想，人成为了性器官的奴隶了。

“如果一个人手淫的时候不看色情作品...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并没有压迫妇女？没有参与到资产阶级通过网络对妇女的压迫上，可能仅仅是有色情思想。”

至于有人提到，社会上还有没有压迫和奸淫思想条件下的手淫活动，这种情况往往集中于偶然的条件实现了第一次手淫获得了庞大的性刺激，尤其是对于过去实践下往往是个人的分子，他们就必然为了追求这种性刺激而不断从事，初高中的一些流氓学生甚至上课都要去冲一发呢！为了追求很大的爽感而接受帝国主义色情的灌输，从而建立起网络嫖客专属的裤裆恋爱。至于在社会上受到压迫的分子则把手淫看作是安慰自己的酒精的效果。因而，所谓的不压迫妇女的“纯粹”手淫活动也是思想带来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压迫妇女的思想，也是将手淫作为麻醉自己的安慰和个人主义的工具，这种条件下的手淫，也是思想的产物。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和软弱性在起作用，由于这种对快感和安慰追求的思想会形成和加强他们个人主义，只顾自己的快乐，而不顾妇女的死活，很容易又和帝国主义视频平台宣传的妇女色情的思想媾和起来。在这种色情和淫乱的粪坑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条件下，无论是单纯对性快慰的追求还是公妻制思想下的手淫，都统统是充当起来了精神鸦片的作用，革命的进步分子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手淫，将这个不良爱好给斗争掉。

有些同志认为手淫是私事、是小问题，不值得革命组织批判。事实上，认为不值得批判就是害了这些同志，纵容他们被帝国主义色情文化俘获。注意，我们现在是集中于对手淫的社会现象和根源的揭露和批判，是对手淫这一现象进行批判，不是对某个同志批评，这一现象正是帝国主义导致的。手淫不就是帝国主义网络公妻制和个人主义的活动导致的吗？对手淫的批判，其实就是帮助那些维护手淫继续堕落的同志惊醒起来。对于已经具体有了这个行为的同志，采取的办法也根本不是对这一帝国主义土壤导致的现象的严厉批判是一致的，不会对具体进行手淫的同志采取猛抓猛打，我们通过批判的这个社会现象，是将它的本质揭露出来。进行手淫的同志，我们会通融的，通过我们的帮助建立起斗争手淫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同志手淫的很大原因就是在于帝国主义的灌输导致的，个人在过去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使得手淫普遍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所以通过揭露和批评手淫的办法来帮助有手淫活动的同志改进，而不是像有些同志所说的因为这些同志都具有手淫，干脆对手淫的本质是裤裆恋爱就不揭露了，我们既然是帮助同志进步的，那么就是要揭露就是要批判。如果不这样，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它的意义，也就是对任何现存的事物要以批判的眼光去斗争。一些同志现在有手淫的行为，当我们细心的和他们做工作，帮助他揭露手淫的反动和本质，他也在我们的批评和帮助下建立起来了新的实践，那么以后会不会放弃手淫呢？如果是妥协纵容，那么是绝对不能轻易抛弃的。我们还要知道，这种精神鸦片还会让从事手淫的人成为网络上的嫖客，加强对网络上的公妻制的扩大了，使得成为资产阶级将很多的女子都纳入网络妓女的范围中来，而他们则在手淫的活动中成为了帮凶。

在帝国主义中国，从事手淫活动的人是异常的多，我们相信，正直革命的中国青年必然会摆脱这股浊气的影响，走向克服手淫参与解放妇女消灭公妻制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来。

但是，任何革命的事物在一开始是弱小的，在对待手淫的问题上，仍是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在网络的公妻制存在的条件下去，一些网络嫖客们已经能够为了自己的裤裆里的恋爱，宁可将自己降低抛弃人的地位，自甘为能够从事手淫的畜生的地步。他们鼓吹生

物决定论，鼓吹超阶级超社会和历史的自然人，用一种费尔巴哈的自然决定的人，而根本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说明的，人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尤其是阶级关系中的实践形成的。他们从根本上否认人的本质是由一切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其中经济关系导致的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因而，人是纯粹的社会运动的产物，人的生物性是全部得到了社会运动的改造，是不能够将人看作是自然人，而不看作是社会人。既然是社会人的行为，那么他的行为也都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和表现，手淫不能够脱离社会运动和社会关系，那么就只能是社会运动带来的，是自己在一定的阶级关系的实践中又接受了社会思想的灌输形成的。

这些人，一会儿鼓吹大猩猩会手淫，一会儿又鼓吹婴儿也会自慰等等谬论来给自己所谓的生物本能的辩护。他们用大猩猩给自己的裤裆恋爱辩护。那么也只能说明这类东西自己把自己降低到和畜生一个的地位；用婴儿给自慰辩护，也不过是说明了是他们自己带着主观的龌龊去看待婴幼儿对身体的探索。这下，思想不是来自于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于自己的生殖器，并且思想里装了一个阴部，使自己和大猩猩一样根本分不清楚自己自己在干什么，是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东西，是完全被生物本能推动。阴部决定人的活动，那么在你们这儿自甘于畜生的东西这里，没有任何属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根本不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既然用阴部决定论和动物行为给自己手淫和色情思想辩护，他们结论就只能是：他们自己不是人，和猪狗一样只知道吃睡和自慰的，而且这些行为是作为不可改变、不可动摇的根植于自己的生殖器和生物本能的生物铁律。那么怪不得这个生物铁律没有困住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困住了这些自甘于畜生的东西，他们既然抛弃了人的资格，把生物铁律看作是不可改变的，自己就是畜生，那么我也不需要以对人的称呼来和这些畜生说什么了。

按照这种黑猩猩有，人为什么不能有的荒谬观点，人类应该还在当猿猴，这种说法表面上在给手淫辩护从而取消社会运动，实际上是在抹杀整个人类的历史。既然生物铁律不能够改变，那么人就不应该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是从事革命活动推动历史的发展，因为这些活动统统都在反对生物本能和生物铁律！黄继光和邱少云，雷锋与保尔的行为他们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违反了“自私的基因”和动物的利己本能！所以自私天然合理，所以革命的活动就是违反“人性”和违反生物本能的，那么这种生物本能就要把人给困死了，将生物运动这一种的运动形式看作是全部的运动形式，这就不能不走向嫖客活动的无耻粪坑之中，并且贪婪的吃喝周遭的一切。他们还是根本上是给中修的“长治久安”论服务的，因为人会被生物铁律困住而无法前进一步，生殖器像个锁链一样锁着整个人类社会，以至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自己的生殖器在不在，后来干脆让生殖器放在脑子里支配自己活动了，那么格外注意阴部的中修老爷们岂不是可以万世长存了吗？眼中只有手淫和自己的下体的东西，一辈子也就只能在这种粪坑里腐烂发臭，而根本不能够和其他真正的人摆脱生物的本能和生物铁律走向革命的大道，进入光明和健康的共产主义的道路。

事实上，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因为帝国主义灌输的色情文化符合他们的个人主义需要，就是为了搞侮辱妇女的色情文化，还说什么生物本能和大猩猩要辩护自己的嫖客行为。这是属于只顾着自己的裤裆恋爱了，无产阶级和劳动妇女的苦难他们一点都看不见。用这些各种谬论妄图给手淫正当化，其实也是根本在维护自己的个人主义，眼中没有群众和革命前途，眼中只有自己的性器官的“自发欲望”论，而这种自发欲望论就是把它给看作是动物，动物的铁律支配着他们，而丝毫不认为手淫是可以改造的。这种所谓的自发欲望的生物铁律是不能够支配社会运动的人的行为的。

相反，是社会运动的人可以和自己的低俗的欲望作斗争，而完全抛弃这种低级的趣味，变得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在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起，服务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取得乐趣才是无穷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反对这种糜烂和腐朽的生活作风和各种所谓的自发欲望的生物铁律。共产党人崇尚的是革命的健康生活，这是因为共产党根本上是要改造世界，改造帝国主义的腐朽文化的一切根源，彻底消灭私有观念，而共产党人也会在革命斗争不仅改造着整

个人类社会，也同时改造着自己。

正如，我以前写的那篇文章^①那样。当敌人已经开始打着侮辱我们兄弟姐妹，将社会上的大部分现象都可以贴上色情活动的标签，将越来越幼小的女孩们，越来越不成熟的男孩们，分别置于网上的妓女和嫖客的身份，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了。马克思主义从未这么迫切的被中国人民所需要，孩子们已经被帝国主义者所毒害了，他们稚嫩的身躯和不懂世事的心灵，被垄断资本家们强硬灌输污秽与淫乱的东西，做着一些他们都没那么理解的事情，网络上的手淫文化和公妻制文化竟然成为了相互攀比竞争的潮流了，竟然成为可以公开宣讲仿佛家常便饭的事情了。孩子们在遭受毒害，敌人们已经表明了它们为了维护公妻制和裤裆恋爱，要成为牲畜成为大猩猩成为野狗保卫这个最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

中国的有志青年啊！你们自己看看，难道看不见孩子们遭受毒害的痛苦吗？你们去听听，难道听不到越来越多的妇女被迫从事两种形式的卖淫活动？你们难道还可以因为个人的所谓“私事”继续麻木吗？倘若真的如此，那就麻木吧！麻木的木头们，必然要为革命的烈火而化为灰烬。这是我们的宣战，为了像鲁迅一样，我们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儿童的未来，要向帝国主义者给他们该死的文化宣战，不将其彻底的埋葬决不罢休！

^① 前作《帝国主义下继续扩大的资产阶级公妻制》，见继续革命社图书馆。